



辉南之心

□杨逸

摄影:冯健男

第二次去辉南,是个晴朗的秋天。大龙湾被山崖环抱,湖水深邃宽阔。从湖岸到崖尖,撒欢儿一般生长着丰硕的地锦、细而疏的牛蒡、花朵袖珍的翅果菊,当然也有淡藕荷色的甜根子(甘草)、深紫色的百里香。高大的柳树、桦树、黄榆、槭树和白杨,如伞如笠,层层叠叠。有些树的根脉藏身水下,好像在时光这坛老酒里浸泡多年的、盘根错节的秘密。

从空中俯瞰,大龙湾宛如一颗蓝色的“心”,它的所在地辉南,也就成了有“心”的地方。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。”心自然是人的标配。可辉南作为一方地域,它有一颗波光粼粼的“心”,不能不说这是自然的恩宠,是天成的别致了。

辉南的“心”学名玛珥湖,常用名大龙湾,很接地气。这颗“心”不是老天的手笔,这颗“心”来自古地质时代大地自身的一次乖张,一场躁裂。

那一天早已远出天际。那一天,太阳照耀,万物生长。那一天,恐龙在岩石上蹭痒痒,蜉蝣旋在水面,享受仅有一天的庄严、神圣和璀璨。就在那一天,大地深处暗流奔涌,滚烫的岩浆冲开了地壳。接下来,赤焰漫卷,天地混沌,大大小小的爆炸把地球表面冲撞出近似圆形的一处洼地。不知过了多少个天圆地方的夜晚,爆炸彻底平息,火口圆坑底切到了地下水面,日复一日,积水成湖。

这颗心的玛珥湖,幽深百米,大地曾为此自鸣得意。这湖面到访过千年日月,也游戏过历代星辰。“今人不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不知多少架丹勇士曾在湖边“倚皂貂、欺朔雪”,也不知多少抗日战士,曾在这里誓言“驱倭寇、挫强梁”。“世上岁月短,囹圄日夜长。民族多少事,志士急断肠。”杨靖宇将军的坚毅和钢铁意志,在斗转星移中化成了不朽。时至眼下,又有多少人曾和我一样凝望过这颗“心”,赞叹它静美的仪态,肃穆的安宁。“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”,我想起米兰·昆德拉的话。面对大自然的真迹,我常会自觉渺小短暂,紧跟其后的,却是为自己曾经作为生命站立在永恒面前,领会苏轼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释然惬意。眼前的玛珥湖不属于人类史上任何一场伟大文明,因此它没有“黄昏”,只有“黎明”,存在的每一天,都是它的鼎盛。它不懂“追忆似水年华”,它所擅长,是用荡漾的水波重复“美是时间的结果”。

“美”不是玛珥湖的追求,不是大自然的追求,“美”是人类的追求。

“希腊人为生活而智慧,宋人为生活而艺术。”在辉南,这句话得到验证。“心湖”周围山水相照,动植物和谐共生,自成一种完美的生态。而这里的人们生来就沾染着大地之“心”的灵气,他们不仅用心呵护天然美景,还眼界开阔、心思巧妙,用自成一格的人文生态呼应着长白山系龙岗山脉“七湾、一湖、两项”的自然生态。

在金川镇,一只倾斜的紫砂壶一刻不停地在公路一侧把泉水倾倒入泉水壶。壶身刻着三个字:吊水壶。“一壶水拉动了整个镇的经济。”同行如是说。吊水壶是辉南有名的风景区,取之不竭的山泉水让这里成为“中国矿泉水之乡”。金川镇上淙淙流过的泉水活泼灵动,也让这里的人们告别了祖祖辈辈从土里刨食的生活。踏上太平沟村的木头栈道时已近黄昏,灰喜鹊拉帮结伙,用自我陶醉式的放歌迎接访客。亭台楼阁错落,栈道蜿蜒透迤,蜻蜓在身旁嗡嗡振翅,似乎被陌生人的气息扰乱了磁场。野花把散漫的美开出自在的松弛感,在我对此地究竟是“度假别墅”还是“太平沟村采摘园”的疑惑中,野花迎着夕阳,自顾自一直盛开到远方去了。

答案就在疑惑产生的地方。村书记告诉我们,这里就是太平沟村,这里那些品位高雅的房屋,正是村民的家。惊叹中一眼望去,那些精美的房屋正在夕阳中怡然自得——它们肩披紫红色瓷瓦,描着深金色的门楣和窗楣,褐色木质院门交错出镂空的古典造型。透过镂空的缝隙,树上的红果探头探脑,地上一垄秋葱懒洋洋地将身子斜靠上身旁的红砖墙。一白发老翁弯腰弓背,掀起两根,磕打着葱须上的泥。他身后郁郁葱葱的葡萄架以外,光线充足的地方,晒着圆滚的野生榛子,色彩艳丽的黄辣椒、绿辣椒、红辣椒。老翁正对我们露出热情的笑容,忽然噗的一声,窗口飞出一枚果子,打得树上红果应声落地。老翁回身,低吼训斥,窗子里随即飞出童稚男孩儿的嬉笑。这家屋顶的炊烟也很淘气,随着屋后的大树分出两个叉,一束束向彩带般的天空,一束束染进“一望远烟生”的夕阳。

这寻常小院里的烟火气散发着梵高画里的勃勃生机。我站在一棵海棠树下,想着朱光潜先生在《谈美》中所说,“游历新境时最容易

找出事物的美。习见的环境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。”不同于大自然的生态美,一个村庄的美让我想到审美力、规划力、执行力和领导力。这种美是人的精神产物,它依托于人的信念和力量。对美的好奇驱使着我继续寻找答案。在村史馆,当看到太平沟村1969年就购置了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、1976年就有了彩电,尤其听到村书记张晓东介绍眼下本村光农业合作社就有四个之多,我认定这个村庄的美得益于一种由来已久的、深植的信念——“一定要过上好日子。”正是这种信念,让这里的人们孜孜以求、知行合一、勤劳富裕。

中国人是个讲究美的民族,古人信奉“生生之谓易”,今人也感悟“没有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”辉南不愧是个有“心”之地,辉南人因为用心建设一种“向美”的生活,显得既烟火又诗意。

这种感觉在当晚入住的龙湾村西夹荒屯,尤其强烈。

西夹荒的夜色里,一个个怀旧的院落,亮着一盏盏朴素的灯火。这种朴素是美的,是中国式的,是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”,是“记家人、软语灯边,笑涡红透”。这些院落各有名号,老胡家、小明家、宝昌家……供人客居。走进院子时,头顶北斗,屋檐前花色斑斓的小猫一只挨一只,像巴士故事方能入睡的小儿。一时间,不止辛弃疾,不止蒋捷,宋词中与村居、与怀旧、与温馨有关的句子,映在泥墙上,挂在房檐下,结伴屋后的泉水,叮咚作响。

让人陷入回忆的地方是美的,让人身心

安宁的地方,毋庸置疑是美的。

在西夹荒的那个夜晚,美是古老而盛大的。那里有灿烂的星河,有蝓蝓儿无邪的吟唱,有淳朴纯正的草木气息,有清澈的水汽和同样清澈的思考。这样的夜晚,我可以驾驭时间这头豹子,眼看它被美催眠,温顺如同门口匍匐的猫。

美的力量从来不止于此。在美面前,连贫穷都会变成雨果笔下的敲钟人,臣服于美的化身埃斯梅拉达——西夹荒原是一个只有22户村民的小村屯,位置偏僻,交通不便,经济发展受限。2016年辉南各级政府为原住民建设了新村并进行了整屯搬迁,在原地建成西夹荒旅游度假区。青瓦泥墙小木屋,原始村落风貌配以现代化服务设施,西夹荒巧妙结合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,美出了独特,美出了味道,让来者一见倾心。

“向美”的蜕变,带来了富裕。如今的西夹荒,在清晨的袅袅雾中,看不到现代的繁华,听不到车辆的喧嚣,连兜售土特产的商贩也不见人影。村庄在月牙消隐处醒来,村口的木质水车缓缓转动起新的一天。鸟雀啾啾中的西夹荒,只有古朴宁静,道法自然。

第二次离开辉南,也是一个晴朗的秋天。天空大道杳无白云,告别的我催促不舍此行的我,声音穿过树林,轻如苍鹭的翅尖划过水面。在辉南,我记住了两颗心——大龙湾的“心”生不出一根褶皱,永远光洁如大地的处子。那些智慧奋进的金川镇人、太平沟人、西夹荒人……他们更是辉南的“心”——是传承之心,也是未来之心;是向美之心,也是海纳纳廓的赤子之心。

这里说的临长公路,是指331国道临江至六道沟65公里这段老盘山公路。曾经的临长公路,长!车辆运行近一小时才能爬过的“长尾巴岗”;临长公路,甩!有“阎王鼻子三瞪眼”的“五盘道”;临长公路,险!有令人胆战心惊的“十八拐”镶嵌在山崖缝隙里,像银蛇钻入灌,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。但凡是走过这条山路的人,都对它提心吊胆。

据史料记载,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为打通奉天至长白山公路,朝廷诏令人力物力,在老岭上打开一条通道。是年6月26日,由长白山知府张凤台、临江知县李廷玉主持施工。“治徒数百役,栉风沐雨,宿露餐霜,毡冰幕雪,依树围山,数月之间,斫树千万株,开道十八盘,架桥梁大小百余”,终于10月竣工通车。这是长白至奉天第一条走出大山的公路。

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。当地地质队勘探并开采“临江铜矿”时,于1958年5月至12月在老岭上巧妙地避开悬崖峭壁,利用“Z”字形盘道降低路面的坡度,于是,“五盘道、十八拐”便成了“临长公路”上的一道风景。

这条山路几乎都在山脊上迂回而行,穿过十多条鸭绿江二级支流,像一条舞动着的丝带飘落在长白山熔岩台地鸭绿江切割地段上。“山梁有多高,白云压山腰;斗胆往下望一望,大江就像线一样。”路基没硬化,晴天灰尘四起,雨天坑洼深陷,冬天冰雪打滑,可比蜀道之难。

山路多弯,上山跑不动,下山不敢跑,尤其是多连转的大角度弯道,不但考验汽车性能,还挑战驾驶人的技能、智慧、胆量与体力,令多少司机胆寒。最险要路段叫五盘道,连续有5个急转弯,类似人的胳膊肘。当地老百姓这样形容:“要问山路险不险,阎王鼻子三瞪眼。”尽管如此,这条交通运输线一走就是四十余年。

1974年4月初。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,17岁的我跟随父母迁居到高山台地——临江错草顶子村(海拔780米),第一次经历那令人心惊胆战的盘山路。

下了绿皮火车,匆匆登上临江铜矿的唯一一辆长途大客车。这条山路沿山势凿山而成,随着山路的逐渐上升,形势变得险峻起来,山势峭峻,曲折急转,像一条见身不见首的大蛇在蜿蜒爬行,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握紧把手。大



“十八拐”今昔

□谭华

客车轰鸣着,蜗牛般爬行了40多分钟才算上升到“长尾巴岗”山梁。此时,眼前豁然一亮。回看山下,分不清是云是雾在山中缭绕,若隐若现的民房就像失落在山谷的火柴盒。过了西高家开始下岭了,刹车声不绝于耳。到达烟筒沟时,路窄多弯,时急时缓的车速让我晕了。下行到沟底,是四道沟公社所在地,有乘客上下车。从坡口村又继续上岭爬坡,穿行在茂密的树林中。当两车相遇时,只得头头小心翼翼地退到路面稍宽的地方才能会车。大客车就像一只小船,在山坳谷里从一个山头漂向另一个山头。

这条山路很险峻,坡陡弯急,而胳膊肘似的连续十八拐,一边是悬崖峭壁,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。驾驶员稍有不慎,就有冲下山崖、车毁人亡的危险。说它弯多,有人曾好奇地数过,这一路有180多个弯,上岭和下岭就有十几公里;说它险,是因为盘旋在半山腰,山高千尺,壁悬万仞;说它奇,是山深谷幽,怪石嶙峋,奇峰叠嶂;说它美,是山中云雾缭绕,林木葱茏,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
两小时后,大客车总算爬上梨树岗顶。司机找一宽敞地儿让快要爆炸的水箱冷却一下,我也跟随大伙下车。极目远眺,山峰峻峭,云雾缥缈,让人心旷神怡。有人告诉我,这里叫歇道沟(也叫望江楼,是后来发现“神龟湾”的观景点),海拔700余米。那谷底白色带子就是中朝的界河——鸭绿江。脚下是悬崖,深渊。

站在此处,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高远视野。据说这“望江楼”是长影的外景拍摄地,许多影片都在这里取过景。

历经四个多小时的颠簸,到达临江铜矿时,已过掌灯时分。拎着大包小裹,趁夜色、顶寒风、踏积雪,搀扶着小脚的母亲,攀越八里地的盘山雪路,直奔错草顶子南岗头的大姐家。一路上,凛冽的寒风夹着残雪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,让我领教了长白山春寒的厉害。

1979年隆冬的一个午后,就读师范学校的我放假回家,未赶上错草顶子的班车,经熟人介绍搭乘去长白山的顺路车——大解放。一路上,发动机嗡嗡作响,不堪重负。这一幕,不禁让我陷入沉思:人生如此行,一路艰辛,一路风雪。人在寒门,穷则思变,土坷垃里寻梦,冰雪中挣扎。贫困、磨难的生活催生着我发愤图强,凭借勤奋、刻苦和努力,才争取到高考进校门再学习的机会……

天上落雪了,还刮起了小风。突然,前方急转弯的悬崖处闪出强光,一辆重载大货车窜了出来!师傅紧急鸣笛、刹车。这一脚也许踩得狠了点,车辆明显侧滑,整车向弯外偏离,两车在相距不到3米处停住了,我猛向前一翘腿,吓得心脏跳个不停。车停稳后,我下车看到大解放右后轮都侧滑到路基外悬空着,真可谓命悬一线!

“一条山路千里长,不是上岗就下岗。山路直线道路少,不是绕山就贴江。”盘山道让我惧怕,每次经过都像丢了半条命那样胆寒。曾不止一次地想过:何日能走上宽敞、通衢的大道,再也不用经历危险了……

山还是那座山,但平添了俊秀玲珑;路却不是那条路,曾经惊心动魄的“十八拐”已经被一条沿途风光无限,一边是鸭绿江的风情万种,一边是独特的异国风情的小康之路所代替。2000年秋季,我乘轿车去错草顶子看望姐姐,走的是新修的沿江柏油路。沿途我贪婪地注视着迷蒙的山路,弯弯曲曲,仿佛一张神秘的画卷。山路平坦而宽阔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映照在脸上,温暖而宁静。我沉醉在自然的气息中,感受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。

以前,从临江到六道沟,错草顶子,走盘山公路需要5个小时的车程。如今沿江而上的柏油公路通直、宽阔,车程仅需一个多小时。沿途犹如置身于百里画廊,尽赏一江两国风光,再也不晕车了。亲身体会了时代的进步,深感生活越来越好。

途中休息,站在柏油路边仰望昔日山坡上那条老盘山公路,已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尽管如此,这条老路也没被废弃,当地充分利用民俗文化、传统村落、山水资源等特色,为发展生态旅游和民宿经济而继续服务,空旷清幽的山水默默应允着人们到来。

慢行于国道331鸭绿江流域,你会惊奇地发现,鸭绿江两岸大都是山高陡立,沟岔众多,水系发达,林草茂盛,物产丰富,自然景观众多,民族特色鲜明。举目远望,群峰峥嵘,清澈的鸭绿江水裹挟着大片浓密的绿。一条条木排顺流而下,山在眼前,水在眼前,正可谓“水流湍急鸭绿江,木排漂流水中央,孔雀开屏左右摆,唯有木排南北忙。”

历史的脚步从来都是不畏艰险地向前迈进。时过境迁,自从打通了的乡村振兴的“快车道”,从此告别了长尾巴岗、五盘道、十八拐。让昔日的大山深处一夜之间便鲤鱼跳龙门,山沟沟变成了金窝窝。

沿江公路大多修在悬崖峭壁下,连续的隧道贯通,进而不高,路不再远。乡村的通衢大道,是家乡经济飞速发展、人们安居乐业、共享小康社会的一道风景,是党的富民好政策带给山里人的一个又一个福祉。我是这条山路由险及安、由艰至易的见证者。山路的巨大变化,演绎出祖国的繁荣昌盛,也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正在向我们走来。